

冰心选集

第三卷

通讯三十二

散文（下编）

李保初 李嘉言 选编

附云：

病中静中，两中是我最容易动笔的时候；病中心绪
惆怅，静中心绪清静，而中心绪沉潜，随便拿起笔来，都
能写出好些话。

一夏的，云游，刚告休息。此时窗外微雨，坐守着一炉微火，

河北教育出版社

看云看到心领，索性将立在椅旁的电灯，一按灭了。下去，灯里的木
柴，爆裂得息息地响着，火化下，一缕缕——小朋友，就是万兄所

602 55/65

冀新登字 006 号

责任编辑:李自修

书名题字:启 功

封面设计:邓汝燧

冰 心 选 集

第三卷

散文(下编)

李保初 李嘉言 选编

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城乡街 44 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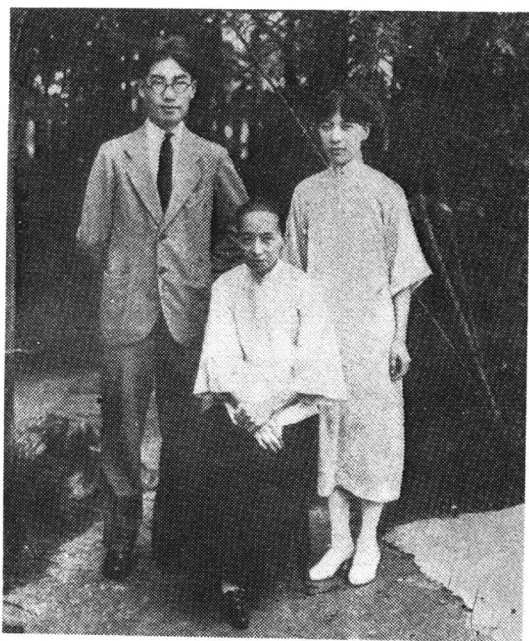
850×1168 毫米 1/32 15.875 印张 343,000 字 1992 年 8 月第 1 版

199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 定价:9.30 元

ISBN 7-5434-1257-8/I · 59



作者 1923 年春在北京



作者和她的母亲及吴文藻
(1929年摄于上海)



冰心与二女儿全家（1989年）



冰心与费孝通（1989年）



冰心与沙汀（1990年春）

编 者 的 话

冰心先生，是我国新文学的第一代开拓者，创业者，是海内外著名的诗人、作家、翻译家，在广大读者中享有崇高的声誉。明年就将迎来九十一诞辰和从事文学创作七十二周年的时候，她仍在辛勤地执着地笔耕，继续辐射着自己的光和热，坚持向读者传播着真善美。对这样一位本世纪的文坛巨星，对这位文品和人品都堪称楷模的前辈，对以精美的精神食粮哺育过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灵魂的工程师，作为受惠的读者和学步的晚辈，我们从来就怀着深深的仰慕和敬佩之情。

今年夏天，我们受河北教育出版社的约请，负责编选《冰心选集》，既感到非常高兴，愿尽心做好，又唯恐力不胜任，有愧于事。于是，首先就去请教冰心先生，聆听她本人的指教。老作家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就选集的编选问题谈了很宝贵的意见，随后又详细审阅了各卷的目录，订正了翻译卷中的个别文

字，并亲自补充了近期发表的若干篇目，审订了我们撰写的《冰心传略》，还让亲属陈恕先生等为本书挑选了极为珍贵的照片。这都给了我们巨大的思想鼓励 and 实际帮助。没有冰心先生的支持与赐教，这套选集不大可能如此顺利编讫和以现在的规模展现在读者面前。

同以前出版的冰心全集、文集、选集相比，这套选集有如下三个特点：一、收集较全，包罗较广。就篇幅说，收集作品840余篇，共计250余万字，是字数最多，篇幅最长的一个选本；就内容说，包括了创作、翻译、评论各类作品，还特别编选了一卷儿童文学，这就基本上反映了冰心先生著译的全貌；就入选作品的写作时间说，从1919年9月一直到1990年10月，前后跨越71年。选篇的指导思想是前略后详，将近年来发表的作品尽量多选入。二、各卷篇目的排列，根据不同情况适当作了些归类。有的以时间为序，有的以内容分辑，有的以国别归并，有的以体裁聚拢，目的是为了更便于查找、阅读和更清楚地反映作家创作的总体成就。当然，其中也有不少难于处理好的问题。这只是一次尝试，是否有当，还需专家、读者赐教。三、选集后面附有《冰心传略》和三种目录索引。这或许能给读者与研究工作者提供某些方便。以上所说，是这套选集有别于其他的地方。

全书共分六卷

第一卷 小 说·诗歌

第二卷 散 文（上编）

第一辑 抒情散文

第二辑 速写·特写

第三卷 散 文（下编）

- | | | | |
|-----|--------------------------|---------|--|
| | 第三辑 | 中外游记 | |
| | 第四辑 | 回忆·悼念 | |
| 第四卷 | | 儿童文学 | |
| | 第一辑 | 散文·特写 | |
| | 第二辑 | 小说 | |
| | 第三辑 | 诗歌 | |
| 第五卷 | | 翻译作品 | |
| 第六卷 | | 书话·评论 | |
| | 第一辑 | 创作谈 | |
| | 第二辑 | 序跋 | |
| | 第三辑 | 杂感 | |
| | 第四辑 | 作品评论 | |
| | 第五辑 | 学术论文 | |
| 附录: | 一、冰心传略 | 李保初 李嘉言 | |
| | 二、冰心著译年表 (1919—1990) | 范伯群 郭彦勤 | |
| | 三、冰心著译出版目录 (1923—1990) | 范伯群 郭彦勤 | |
| | 四、冰心研究资料目录索引 (1923—1990) | 范伯群 郭彦勤 | |

李保初 李嘉言

1990年11月于北京

目 录

散 文 (下编)

第三辑 中外游记

云冈	(3)
平绥沿线旅行记	(7)
奇迹的三门峡市	(54)
近在眼前的地平线	(61)
上海——南下北上的中心	(64)
福州工艺美术参观记	(67)
湛江十日	(69)
记广州花市	(78)
到青龙桥去	(80)
再到青龙桥去	(85)
三到青龙桥	(91)
南行日记摘抄	(95)
摆龙门阵	
——从昆明到重庆	(100)
日本的浅草公园	(103)
日本归来	(106)
别离——重逢的开始	

——访日归来	(115)
忆日本的女作家们	(118)
火树银花里的回忆	(126)
日本纪行	(129)
访日观感	(142)
广岛——控诉的城市	(147)
访英观感	(154)
尼罗河上的春天	(159)
伟大的友谊	(165)
象真理一样朴素的湖	(170)
朝阳和夕照	(173)
印度之行	(179)
回忆我在印度的日子	(202)
印度重游记	(208)
佳节忆“胞波”	(214)
忆意娜	(216)

第四辑 回忆·悼念

往 事 (一)

——生命历史中的几页图画	(221)
--------------------	---------

往 事 (二)	(241)
---------------	---------

南 归

——贡献给母亲在天之灵	(269)
-------------------	---------

我的故乡	(297)
------------	---------

我的童年	(306)
------------	---------

童年杂忆	(317)
------------	---------

童年的春节	(326)
忆烟台	(329)
祖父和灯火管制	(331)
我的父母之乡	(333)
故乡的风采	(336)
我家的对联	(340)
再谈我家的对联	(343)
春节忆春联	(346)
由春联想到联句	(348)
从联句又想到集句	(351)
我家的茶事	(354)
两栖动物	(356)
我到了北京	(359)
我入了贝满中斋	(365)
我的中学时代	(373)
回忆“五四”	(375)
我的大学生涯	(378)
在美留学的三年	(388)
我回国后的头三年	(394)
从“五四”到“四五”	(399)
我的朋友阳翰笙	(407)
我的良友	
——悼王世瑛女士	(409)
悼沈骊英女士	(419)
“人难再得始为佳”	(423)
追念振铎	(425)

悼靳以	(429)
追念闻一多先生	(433)
纪念印度伟大诗人泰戈尔	(437)
追念罗莘田先生	(440)
从八宝山归来	(444)
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的周总理	(448)
毛主席的光辉永远引导我前进	(453)
我站在毛主席纪念堂前	(457)
瞻仰毛主席纪念堂	
——北京来信	(462)
悼郭老	(465)
怀念老舍先生	(469)
纪念老舍八十五岁诞辰	(472)
又想起了老舍先生	(474)
回忆中的金岳老	(476)
不应该早走的人	(478)
悼念茅公	(480)
悼念林巧稚大夫	(482)
悼念廖公	(486)
悼念伯昕同志	(489)
悼丁玲	(491)
悼念梁实秋先生	(493)
忆天翼	(496)
哀悼叶老	(499)

第三辑 中外游记

云 冈

云冈在大同城西三十里武周山之云冈堡。当北魏建都大同时节，云岗逼近魏都，山石又好，正好为佞佛的魏帝所利用。于是于文武帝兴安二年（四五三年）终太和（四九九年）共四十六年，计建同井，灵光，镇国，护国，童子，能仁，华严，天宫，兜率，十寺，元代又建石佛二十，今洞名可考者仅有数洞，如五佛洞，碧霞洞，佛籁洞等刻名尚在崖上。

.....

自大同车站出发，同行者尚有大同段长×先生，沿着泥泞颠簸的山路，汽车徐徐地开向武周山。沿途傍武周河而行，河水浑浊汹涌，时见人畜绝流而渡。五里许到观音堂，是一小庙，庙前有三龙壁，略如城内之九龙壁。庙门首有一桥洞，预备山水穿过者，洞额曰“潮音”。上阶入庙，庙内也驻着军队。大殿内，纵横的设着兵士的卧具，只将神像的两目用黄纸蒙上，以避免不便，极为有趣。营长吴姓，招待我们喫茶。并为我们指点对山顶之汉马武寨，系马武为盗时啸聚之处。吴营长又微笑对我们说：“这里静极了，夜里只听见水嘶和狼叫。”我们忽然觉得这话大有诗趣。

又曲折地走了二十五里，汽车横涉两次武周河，云冈一片片的洞窟寺楼和大佛的肩顶已横在眼前了。

车停在石佛古寺东边山西骑兵司令赵先生的别墅门口。云

冈之游，蒙赵司令见假他新盖好的云冈别墅，为我们下榻之所，赵司令和他的夫人那天都在别墅里，相见甚欢乐，匆匆的安排好卧具，我自己休息了一会，同行诸君急不可待，都分头到各窟里去探访千五百年前的神工了。

晚6时，赵司令设宴为我们洗尘。我们是一身行装赴席，席间谈到西北牧畜问题，开垦问题，因提到开发河套的民族英雄王同春氏。大家都感着极大的兴趣，顾颉刚先生立刻就作了一些笔记。

赵司令饭后就回城去，我们信步走出别墅向东而行，入别墅东第一窟，土气触鼻，从人以束香高照，鸦鸽惊起，从我们顶上纷纷飞出。在洞内暮色苍茫之中，我们瞻仰了第一处云冈的遗像。当中一尊坐佛，高六丈许，旁有两大佛侍立，腰以下已见剥损。法相庄严，默然外望，对于千数百年来窟外宇宙之流转变迁，在美妙慧澈的目光中，似不起什么感触。绕到大佛身后，洞中更黑，地上更湿，四壁都是水冲风剥的痕迹。雕刻之处已极模糊。摸索着出洞，在深沉的足音之中，不知为何，忽然想起埃及金字塔剖尸记那一本小说。

向东再走，又过一洞，泥封半截。顾颉刚指点说这是刘孝标的译经楼。

不能入内，又走过数洞，或封或启，启者石像有的剥落或不完全，被人敲落盗卖者，而数十丈高的崖壁之间，无数的窟龕之中，都仍有千万的大小诸佛，坐立姿态各具其妙。天边的晚霞已暗，凉风四起。洞中不能再留，抱肩出洞。归途中忽然有说不出的迷惘和战栗，不知是车上劳顿，洞中寒冷，还是弱小的灵魂，被伟大的美感，劈空压来，觉得此身在黄昏中一无傍依了！